

# B10 大公園

## 心意 姚 船



### 客居人語

聖誕已過，春節接踵而來，海外華人盡情歡度這兩個中西方最大的傳統節日。不論聖誕或春節，都是一家人以及親友團聚的時刻。一些離鄉游子千里迢迢趕回家，為的也是享受難得的溫馨和歡樂。

開心過節，除了感情交融和精神慰藉，贈送禮物也是增添喜慶氣氛其中重要一環。傳統習俗，藉此表達心意。有人說，農曆春節送禮容易，只要口袋裏放一疊紅包，腦袋裏裝一串吉祥話。登門拜訪，或偶遇親友，掏出紅包，對長輩雙手奉上，對小孩子招手而來。然後說幾句千篇一律聽不厭的祝詞：「恭喜發財」，「合家平安」，「身體健康」，「快高長大」……對方答謝，有的也回敬紅包。嘻嘻哈哈，皆大歡喜。

而西方聖誕節習俗是送禮物。要因人而異挑選合適禮品，確實頗費心思。最親近的，上司或關係重大的，還有一般朋友。除了價錢，還要考慮對方是否合適適意。過節送禮，不要說玩囊蓋蓋者，一般人也會感到頭痛。

其實，紅包也好，禮品也罷，既然是節慶，圖的是開心，收的是心意，就不必十分計較紅包大小，禮物輕重。剛過去的聖誕節，在我收到的禮物中，有兩件十分質樸，卻心意滿滿，叫我不喜歡。

一件是好友延靜夫的女兒送的。她和我同住多倫多。每次陪同來探親的父母與我們歡聚時，她熱情有禮，但言語不多，只是靜靜聆聽。聖誕前幾天，她特地自製一張賀卡，因怕那時正在鬧工潮的郵政部門延誤，又不想打擾我們，所以自己開車，靜悄悄放在我家門口的信箱裏。

賀卡純白色，上面貼着一個綠葉紅花組成的立體小花環，那對掛着的金色小鈴，十分可愛，彷彿可以搖動叮噠作響，製作精美，令人愛不釋手。小小禮物，傾注着後輩對老年人的敬重，折射着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在血液中的湧動。我立即打電話表示感謝。那邊傳來她親切的聲音：「一點心意，祝你們健康快樂！」

另一件是兩個小孫子在媽媽指導下製作的簡樸月曆。十二張普通的打字紙，上面打着兩個小孔，用小鐵環扣住。每一張都印有月份、日期，而且還有兩個小傢伙分別按上去的手掌印。手掌是蘸了顏色的，隨意而作，有的是兩掌、兩色重疊，有的則散亂，五顏六色，像一幅幅現代抽象畫，煞是好看。我想像小兄弟在作圖時，一定是爭相出手，嘻嘻玩耍。那繽紛的色彩中，不正洋溢着他們童稚歡樂的笑聲？

俗話說，合得主人意，便是好工夫。禮物亦然，送禮者的心思，能得到認同，打動對方的心就行，不必強求貴重和臉面。要不，大節一到，變成心結，成了沉重的心理負擔，甚至一肚鬱氣，既失去感情的溫度，節日的意義也一片蒼白。

那天晚上，大兒子一家來探望我們。我對兩個小孫子說，中國新年快到了。他們很高興。大的馬上道：「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我問他，「還有呢？」他想了想，搔著頭，終於想起來了，「三地健看（身體健康）」。一陣歡笑。中西混合，又不會中文，虧他還記得去年春節學到的話。我告訴他倆，「爺爺、奶奶會給你們壓歲錢，但要等到大年除夕。」

這是傳統，也是老一輩對後代的心意。

## 自負盈虧激發改革

過來人



### 香江憶記

在《海洋公園條例》實施後，公園在一九九九年至一九九二年建成集古村、鯊魚館及兒童王國。於一九九九年，海洋公園水上樂園因為入場人數不足而關閉。

一九九八年後，由於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加上遊客認為公園欠缺新鮮感及鎮園之寶殺人鯨海威病逝，海洋公園開始出現虧損。雖然一九九九年香港海洋公園獲得內地同意引入兩隻大熊貓，但是亦未能夠提升入場人數。

二〇〇三年三月，一場沙土重創香港經濟，遊園人數大幅減少。為使海洋公園有一番新氣象，二〇〇三年七月，盛智文臨危受命擔任海洋公園主席，並積極展開全新發展計劃，令景點增加了一倍，加上創造了不少成功的話題性活動如十全城哈囉喂等，大為提升入場人數，成為最受歡迎的世界級主題樂園之一。在二〇〇〇年，在威威獅令的率領之下，海洋公園的吉祥物家族正式登場。初期的成員包括威威獅令、樂天豚長、小鸚鵡、占士鯊、智者龜、蝶公主、安安及佳佳，但因蝴蝶屋需配合全新發展計劃的重建工程而關閉，所以後來蝶公主退出。隨着後來新園區「亞洲動物天地」開幕，園方便加入了盈盈、樂樂、小紅熊、大胃鱷和俏魚姬。

「冰極天地」開幕後再加入了企鵝小德，令吉祥物家族陣容更壯大。推動環保也是海洋公園的使命之一。二〇一〇年七月開始，海洋公園展開廚餘回收計劃，用以製造魚糧，截至二〇一二年，已收集了一百八十六噸廚餘。有見電力消耗佔了公園當中八成總碳排放量，二〇一二年，海洋公園計劃投資逾五千萬以推動於未來十年逐步推行的環境保護計劃，期望於十年內可以節省七千萬港元電力費用、減少一成總碳排放量及減少兩成半人均碳排放。計劃包括更新動物維生系統，包括採用水冷式系統和高效能冷水機、新款雪種、增加隔熱裝置以減少能源損失和透過電腦監控換水量等。



▲海洋公園的吉祥物家族合照

作者供圖



### 柳絮紛飛

香港中環半山上的「大館」活了，成為一個旅遊熱點，開張半年多，聽說很有看頭。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張力教授和夫人周素鳳教授訪港，想去看看。

恰逢今年香港警隊成立一百七十五周年，外子說我們也去看看，便上網預定了四人票，一起去。沿着中環的自動扶手電梯到半山，一路上盡是老香港風貌。舊的街道、窄窄的路、矮矮的房、小小的酒吧，尚未到大館，歷史已經展開。

大館，就是香港中區舊的警署，包括一個關押犯人的監獄。大館之說有兩層含義，一來它比其他警署的面積大，二來因英國佔領九龍半島之後增設警署，這裏作為警署總部，業界人就稱之大館。於一九一九年落成的大館，是典型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建築，那裏關押過著名詩人戴望舒、越南開國領袖胡志明等，是香港現存的

## 中環新蒲點——「大館」

小 冰

古蹟博物館之一，參觀者絡繹不絕，連一些新人也披着婚紗去拍照。

雖說是警署是監獄，雖說保留了昔日域多利監獄的格局，在失去戒備的當下，大館已經喪失監獄的威嚴，我們逛公園似的在裏面東看看西看看。檢閱廣場上六十年樹齡的芒果樹，是大館的活文物；當年的監獄操場，現在成了小公園；倉房記錄着囚犯的進監過程，有囚犯證展出，那裏給囚犯度高和拍照的背景牆還保留着；槍房有當年的警棍和防暴警帽，槍支櫃裏有槍支，只是真槍已換為假槍；樓高三層的監倉原本是關押囚犯的地方，現在是活生生的監獄博物館，來到囚室，你可以想像鐵窗下的囚犯生活，也可稍作禁閉思考人生。至此，張力教授形象幽默地說「我們今天逛牢房」，大家聽了都樂呵呵地回應「是！是！」簡直沒有一點兒在監獄的拘謹。

大館增設了藝術展廳，設計雖然耳目一新，展出的卻都是陳年舊事。「日常邊界」館裏，有當年《明報》

星期日的生活版，有名人對香港九七年回歸的回憶錄，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文章。音像館裏有老舊的唱機唱片、幻燈機幻燈片、錄音機錄音帶。那部幻燈機正在運行，它有節奏地發出咔嚓聲，每咔嚓一聲變換一個畫面；那個錄音盒是我們的回憶，三十年前的奢侈品，現在已成古董，僅供參觀。「十四歲的追求」展櫃，展示十四歲少年少女的思維和生活，也令我想起自己十四歲那年的時光。書架上的書很有意思，都涉及數字，好比說教你一分鐘學會照相，五分鐘學會交友，十分鐘、一百分鐘又學會什麼。有個放映室，裏面沒有座椅，只有橫七豎八的、囚犯睡過的鐵床，觀眾坐在床沿上看電影，屏幕上正在播放一個囚犯與親人的對話，對話以旁白的形式出現。

「張三李四收藏展」的展品，是一個胡姓家族的收藏品。藏品分六個玻璃櫃展出，分別屬於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和兩個女兒。爺爺專櫃裏

是他用過的書畫、字帖、三字經等；奶奶專櫃有她的梳子鏡子首飾；父親專櫃展出他的書籍畫作、獎狀獎盃，以及收藏品如銀幣車票等；母親櫃裏有全家福、手表、做義工的記錄，還有一張耶穌像，耶穌像表明主人是基督徒。兩個女兒的展櫃，展出她們童年的玩具繪畫、圖書字典、成績單、小玩意兒，從小女兒的獎盃獎狀可知，她就讀於一所日本女校，獎盃來自成龍挑戰杯的籃球賽。走出這個展廳，聽素鳳說：「『張三李四』的英語表達法是『Tom, Beebe, Hurry.』」

「大館」是記憶，收藏也是記憶，特別是素人收藏。素人收藏是個體也是眾聲，它們以小見大，貼近生活，一張張用過的车票、門票、購物券，一旦貼在本子上，就留住了記憶，留住了人類的軌跡；一件件舊物一經修補，就成為藝術品，引起你的共鳴。博物館和收藏館都是歷史的再現，於此，現代人了解歷史，也收穫更加深遠的意義。

## 漫步古鎮柴橋

鄭 玫



▲鳥瞰柴橋古鎮

作者供圖



### 人與事

去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寧波市北侖區，陽光明媚。在好友的陪同下，我第一次走進位於蘆江北路二號的北侖柴橋小學。下課時間，小學生們在操場上踢足球、打籃球、打羽毛球、做遊戲，校園裏充滿了歡聲笑語。每每走過他們身旁，這些小臉蛋紅撲撲、腦門汗津津的孩子都會禮貌地向我們微笑或是打招呼。

我身旁的高低檯上有兩位小朋友在聊天，其中一個小男生穿着簇新的校服、看起來像是剛剛入學，他雙手抓着低檯，昂着腦袋問坐在高檯上那個從個頭上看比他至少高兩個年級的男生：「為什麼有那麼多領導來參觀我們學校呀？」只見那男孩噌地從高檯上跳了下來，把自己的上衣拉整齊，正色大聲地對那小豆丁說：「那是理所當然的！你知道我們這個學校一百年來出過多少名人嗎？說不定你從這裏畢業以後也能成為不得了的人咧！」這時，小豆丁留意到我正在傾聽他倆的對話，有點兒不好意思地笑着跑遠了。

柴橋小學的前身是「兩級蘆瀆公學」，由柴橋當地姚江岸村熱心教育事業人士鍾觀光先生創立於一九一〇年。柴橋因橋而名，因蘆江河而生，柴橋的第一所學校取名「蘆瀆」而非「蘆江」，是因為那時窮人家送不起孩子去讀書，富人家也不會讓家中女孩求學，所以，到公學讀書的人特別少，創辦者以「蘆瀆」而非「蘆江」命名，表示學生人數少到只能用溝渠裏的細水來形容。就在同一時間的北京，清政府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建立了留美預備學校「遊美學務處」及附設的「肄業館」。民國初年，蘆瀆公學改名為區立蘆瀆國民學校，一九二四年改為縣立第二小學，後又更名為縣立柴橋小學。同年，清華大學在北京西北郊清華園創立。與開

名世界的清華大學一樣，柴橋小學辦校一百多年來，文脈悠久，名人薈萃，中科院院士王陽元、李志堅，以及國際著名生物學家孫立新、曾任中國財政部長的謝旭人等一大批名人都在這所學校啟蒙，從這裏走向遠方。一個小縣城裏的小學校能夠培養出院士和那麼多的國家級優秀人才，難怪柴橋小學的學生們要為自己的學校感到無比驕傲！

柴橋小學所在的柴橋古鎮，是「浙江四橋古鎮」之一（四橋古鎮為柴橋古鎮、黃岩路橋、紹興柯橋與奉化大橋）。早在宋慶曆七年（一〇四七年），時年二十七歲的王安石來到鄞縣出任知縣，在他任知縣的三年時間裏，先後三次到海晏鄉為政，海晏鄉是鄞縣下轄的一個鄉，包括現在的柴橋、郭巨、大樹、梅山等地。這位年輕的知縣大人大刀闊斧，對海晏鄉進行了徹底的改革，發動海晏鄉的老百姓整治江河，修堤、造堰、築塘、圍塗。王安石曾任北宋宰相，是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也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為「唐宋八大家」之一，還是北宋革新派詩壇中最優秀的詩人。他在離職後，旅行途經南京，感懷所見所聞，寫下了組詩《江寧夾口三首》，《其一》以春光比喻秋光，表現出濃郁和諧的詩情畫意：「江清日暖蘆花轉，只似春風柳絮時。」或許在他沉吟之際，又憶起了當年在海晏的情景：在穿山半

島上的蘆花叢裏，他帶領着原本以捕撈為生的漁民，奮戰三年有多，將東海之濱上的這片蕭瑟荒蕪之地改造成蘆花江畔美麗富饒的農田。

穿山港是昔日海上重要交通樞紐，亦是浙東的重要漁港之一，也是海產品批發集散地。當地老人告訴我，當年柴橋也有「十三行」，雖說不能與創立於康熙盛世「洋船泊靠，商賈雲集，殷實富庶」的廣州十三行相比，卻引出了我對家鄉「十三行」的好奇之心。我順着柴橋「五境」（五境即五段的意思）主街穿弄走巷行走在橋北境、橋南境、中境、老上境、新上境之間，仔細尋找「十三行」的蹤跡。柴橋的「十三行」當始於明朝初期商賈古道形成以後，具體何年已無從考據。「十三行」有可能是「集散行」的音譯，也可能只是各個行當的一個概數。這些「行」除了買賣來自柴橋周邊的「漲網貨」與「塗貨」（「漲網貨」指近海用漲網捕來的小魚小蝦，「塗貨」指灘塗上生長的貝類如泥螺。北侖柴郭地區常用語），也售賣遠自象山、沈家門、定海和六橫燈漁港運來的海鮮，另外當然也經營其他時令產品。柴橋自明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起人口開始增多，穿山碼頭逐漸成為當地著名的漁港。一八四二年，寧波被開闢為「五口通商」商埠之一，寧波江北岸劃為通商地點，並於一八四四年一月一日正式開埠，同時

在這裏建立了「外人居留地」。自此以後，近代寧波港港區遷移到名為「三江口」的地段。另外，隨着輪船運輸業發展，那種供帆船停靠的石砌式小碼頭（俗稱道頭）已不適用。在寧波與鎮海被日本侵略軍佔領時期（約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為抵抗日寇入侵，用沉船的方式封死了通往甬江的航道，於是，穿山碼頭成了當時重要的外運碼頭。由於商旅往來頻密，柴橋及穿山一帶開始變得繁榮起來，飯店、旅館以及其他林林總總的服務行業相應增多，街市上人群接踵比肩、熙熙攘攘，柴橋遂成為當時頗有影響的商埠之地，被稱為「小寧波」。

寧波港位於東海之濱，中國大陸海岸線中段，是中國最古老的港口之一。春秋時期稱句章港，唐朝稱明州港，元朝稱慶元港，明朝開始稱為寧波港。早在六千年前，河姆渡原始居民就已經在這裏進行航海活動。一直以來，寧波人祖祖輩輩都沒有辜負這個優越的地理環境，持久不懈地開發港口、發展航運事業，並且把寧波建設成了一個獨具魅力的國際港口名城和東方文明之都。

港口作為航運業的樞紐節點和進出口貨物的主要集散地，對所在城市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可以說相輔相成。港口為港口城市各行各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港口城市經濟的發展也為港口生產帶來強大的動力。在歷史的巨輪駛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後，一九八四年一月寧波市獲批成立濱海區，亦稱「小濱海」，緊接着於一九八五年七月成立新的濱海區，一九八七年二月更名為寧波市北侖區。北侖的誕生是「小寧波」地區在歷史新時期的又一次啓航，而北侖港這個二十五萬噸級重載海輪可以自由進出、三十萬噸級可候潮出入的天然深水良港，是中國沿海地區面向世界，特別是連接美洲和大洋洲的綜合性大型港口。

## 明式書齋的慢生活

陸小鹿

讀書本身更為重要的追求。

晚明時，蘇州當地的文人文震亨，寫了一本名叫《長物志》的書。長物的意思是指身外之物，類似於現在說的無用之物，實際上就是閒適把玩的東西。我之前不知道有這本書，博物館裏看到介紹後去網上瀏覽了一下目錄，十二卷裏有一卷，專門介紹了二十件明式傢具，這是後世研究「明式傢具」風格的文化溯源之一。

接下來一個廳是「文房雅事」，陳列的是明代文人書齋裏的文房用具。明式書齋除了講究傢具外，還講究所用的文具是不是有格調。比如文房四寶，要講究品牌，筆要

用湖筆、墨要用徽墨、紙要用宣紙、硯要用端硯，聽上去很有高級感。比及今人，古人似乎更講究精緻生活啊。

湊巧的是，此次出發前，我正預訂了蘇州一家「明式書齋」主題的客棧（之前並不知道蘇博裏能看到明式書齋的樣板房）。客棧是由主人家的老房子改造的，主人說，改造成「明式書齋」，是想讓客人體驗下蘇式明代文人的閒情逸趣。

客廳的牆壁上掛着幾幅字畫，老樹根雕成了藝術品，瓷缸裏擺放着紅石榴、茶具、焚香爐、花盤、蘇式團扇……書齋區域，面積雖小，但利用率極高。羅漢床上擺着圍

棋，書桌上鋪着紅格宣紙，毛筆架、筆洗，那個晚上，我一連寫了好幾頁毛筆字。房間裏還有一把古琴，雖然我不會彈琴，也忍不住亂彈幾下，悠悠琴聲在書齋裏裊裊迴盪。

想起古人的九大雅事：焚香、品茗、聽雨、賞雪、候月、酌酒、蒔花、尋幽、撫琴。住在這個「明式書齋」裏，這些雅事似乎都不再是夢想。

這是蘇州最為靜心的一夜，我住在「明式書齋」裏，找到了慢生活的悠閒自在。在快節奏的生活軌道上，偶爾切換一下，我把這看作是「精神吸氧」。